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九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解

戴震

古測天之器其制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未必古製同爾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然則渾天儀者此三人實創始焉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營度爲之器以合其象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泯其器爲渾天者依放古名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諸周髀有北極樞（又曰正北極）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樞者

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隋書天文志所云不動處即鄭論爾雅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道極也亦曰黃極吳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起指此釋周髀凡數家未解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夏書之璿璣注徒以為可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夫在天有赤道之極為左旋之樞又有黃道極為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古度法每一歲而周四游冬至夜半北游所極春分夜半東游所極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是赤道極者又為黃道極之樞也惟其然故周髀謂赤道極曰北極樞而黃道極無其名乃取諸測器之名以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動運於中以擬天黃道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圍以界黃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分者春分秋分至者冬至夏至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準以設

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外衡日發南所極冬至內衡日斂北所極夏至中衡南北之中是為赤道分也自外入內交于赤道春分自內出外交于赤道秋分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為春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出鄭康成注孔傳同乃魏晉間人為之竊取于鄭注者後儒恐從之伏生尚書大傳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又以為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于古實無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日辰同于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歷家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及此

即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脩警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而變遷必察之治歷秉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為言據人事非據天事堯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皐陶說曰撫於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于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于順二者通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啟閉是也（如祭祀大典禮及登臺書雲物之屬）有月之政焉正朔告月是也（聽朔朝廟之屬）有木火土金水五者之

政爲法制禁令宜于時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歷法久則必差非天之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累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旣覩者脩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歷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堯典中星漏刻解　　錢塘

中星者距日前後之星也晝夜有永短則漏刻有進退而昏明中星去日之度亦殊故言中星必推漏刻知漏刻而南方

正中之爲何星可得而定矣釋堯典中星言漏刻者二家馬季長鄭康成也二家於晝夜適均之漏同爲五十刻其長短之極馬氏以六十刻爲最長四十刻爲最短而鄭氏最長僅有五十五刻最短乃有四十五刻孔仲達據歷家之術益晝漏昏明五刻因以馬氏所言爲不易之法而斥鄭爲妄於乎焉知鄭固未嘗妄乎漏刻隨地之南北而差九服之地漏刻同者惟二分爲然日之出入正中人之所見無異也至其餘月日行有南北而人之見其出入又有早晏于是日永日短之中又有漏刻之不齊焉故地近南則晝夜漸平地近北則晝夜絕遠固其理也古歷昏明中星冬至去日八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此地處南北正中之度也馬氏所言漏刻即本此術以每日百刻故

天三百六十度立算冬至晝四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一百六十三度半之得八十一度夏至晝六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二百三十四度半之得一百十七度春秋分晝五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百九十八度半之得九十九度各于算外得星此四率比例法　而未及乎南北之差蓋其說已畧矣唐世造大衍秝援以爲歲差之證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未中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過中四序進退不離午正間然二至中星既東西十二度則其星之正中不在先後十二日乎雖其先後未盈十五日尚在一月之中第所謂日中宵中者必限在二分則日永日短亦必以二至爲限固不容有先後於其間矣鳥火虛昴言星者二言宿者亦二火謂大火非謂心星鄭志固已言之而昴者冬至之中星也昴之末中猶有十二度迨其中也已非日短之極

矣卽尾十一度者雖不必以夏至之日正中而入于析木之次謂之大火可乎從鄭氏漏刻則冬至日在虛五度昏中星去日九十一度昴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尾三度中尾三度者大火之次也依前法立算加昏明五刻冬至五十刻天行百八十度半之得九十度夏至六十刻天行二百十六度半之得百八度各于算外得星共二分去日各九十九度春分張五度中秋分虛九度中也以虛五爲冬至日所在則大火終于尾九度此其地必處中國之極南而二氣差三度十有八日差一刻倍于南北正中之數故校馬氏所言五刻也不然康成之注考靈曜固嘗言九日而增減一刻矣豈不知馬氏漏刻之術而顧爲是說歟然則堯典何以舍其所都冀州之中星而顧言中國極南之中星且其地果何在也曰堯時中國極南之地卽羲叔所宅之南交司馬貞以爲交阯者也叔于南交致日中星以日爲宗因而考驗焉堯

典所記即叔上之于朝者耳記南交之中星則自南交以北皆可差次而知故不必記嶺州之中星也元時四海測驗南海衡岳夏至晝漏皆與鄭氏所言相近（南海五十四刻衡岳五十六刻）今廣州爲天下之最南而冬至晝漏四十二刻四分不過當古之四十四刻耳（古漏百刻今法九十六刻此例得之）南交又在廣州之南則冬至之晝當長於廣州吾于是知鄭氏所言必南交無疑矣若然里歲二差堯時已有之康成已知之歟何以後世始言之也曰古無此二者則堯典必不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康成必不言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于四時最長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蓋古固有之中間偶失其傳耳康成之注必有所據安知非諸儒不知而鄭氏獨知之也古虞夏七術冬至日躔往往不同是即歲差之理其遺文至今猶可攷見即里

差可知矣冬至日所在何以不言虛一度曰古歲差無定說是以虞喜何承天祖冲之之徒所言歲數不同大衍以爲虛一度者特就其術推之耳今據漏刻以求冬至之昴中則日當在五度又參以日行遲速而四仲中星皆合乎故不取大衍之說也隋書張胄元傳曰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分其行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九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案此與後世躔縮術相似今依其法推之二分距冬至前後九十五度與夏至前後八十七度冬至日在虛五度則春分日在昴六度距夏至八度中夏至日在星二度尾三度中秋分日在氐十度虛九度中也春秋左氏傳曰元枵虛中也又曰婺女元枵之維首元枵起婺女之初則其中爲虛四度歲之差而東也直一度耳我安知左氏所言者不即在唐虞之世乎然則馬氏之說非歟曰何可非也馬氏據洛陽言之今河南晝短三十八刻八分卽古之四十刻洛陽去冀州不遠可以推知陶唐帝都之中星特釋堯典

之文不若鄭氏爲尤密也

古之昏明刻今之曚影也古昏明五刻卽今曚影十八度但今法時地不同曚影亦異古則定爲五刻耳依今術求得堯時極南之地二分曚影三刻半日後九十九度得中星冬至曚影四刻日後九十度得中星夏至曚影五刻半日後百十度得中星俱爲近之又今廣州冬夏至晝夜較十一刻十四分依鄭注止較十刻則又在廣州南無疑古無曚影率故文中不言

篤公劉鞞琫容刀其軍三單解　羅有高

鞞爾雅云鞞刀室也疏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揚子方言刀劍室自關以西謂之鞞琫左氏傳作鞛藻率鞞鞛是也鞞上飾之爲琫下飾之謂珌瞻彼洛矣之詩曰鞞琫有珌毛氏萇

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周禮也公劉則未知其爲玉琫歟爲璗琫歟珌之爲珧爲璆歟不言珌兼辭也者琫知珌也徐釋說文曰琫之言捧也若捧持之也釋名曰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集傳曰刀上飾其偶失檢歟其有闕文歟何氏楷之所釋當矣據禮言之其鞞鞞也容刀集傳曰容刀容飾之刀也不可易矣主乎刀言之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劉氏瑾引伸之是主乎鞞言之也其可通乎否也夫言鞞琫而猶必言容刀也是未知鞞之爲刀室也未知鞞之爲刀室也者卽言容刀猶昧也刀室之爲鞞也古之人名之古之人稱之古之人其舊知之矣則言鞞而容刀之義著也而猶必曰此刀之所容也是衍說也集傳益以容飾之容爲正義而容臭之容旁訓焉耳文姬鞞琫則當云刀容

也刀容變文以叶音乎又非也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玉與瑤佩服之至貴者也其光瑩以耀人目必爲先覩焉琢舟是以首之矣鞞長以尺量或二三琫不過膚寸之間耳見鞞焉徐而察之有琫焉目之所及之第如此也刀之受飾不於刀於其柄是則曷謂容刀也柄統乎刀斯渾之刀矣鞞亦統乎刀渾之刀其可也雖然離鞞猶全乎其爲刀也離柄則不全乎其爲刀也則容其柄非容其柄也故以容刀也琫與柄次相鱗見琫宜旋見柄也燦其容焉曰此致飾之刀也君子立言盡言之理而已非故欲爲參互也且鞞之飾刀之飾曷琢哉謂是佩服之貴也佩服如是如是其勘也是厚也歟或之說吾益味之而少旨吾舍集傳箋從焉夫集傳之傳經也甚愼之若其軍三單之義毛氏王肅氏鄭康成氏孔潁達

氏各有創有述矣而集傳曰未詳君子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敢爲說附尊經也蓋三單相襲如毛氏之所傳王肅氏之所述孔疏據本詩章第事理究辨之其說遂取不得立鄭箋以爲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也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公劉遷豳人民從之者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曰單也其說宋儒概主之禮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周制也夏殷之制邈矣公劉丁夏時烏知其作三軍耶甘誓乃召六卿六卿者天子六軍之將命卿也則因知大國三軍之制三代相沿依古以來此其可據者也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卒周禮地官小司徒之法也當公劉時以其羨卒成軍歟其不以羨卒成軍歟可懸定歟此其不可考者也竊嘗深發之則更有甚戾于先王之經政有不容不疏其微者亡者

制軍賦必度其國山川土田之廣狹人民之耗息使其地力民力寬然有餘興大事優游供應無悉索之苦則王道亢矣閟宮頌曰公車千乘制賦也孔疏謂魯地方七百里爲車當倍千乘而過之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固秉王制哉實則王者於其始封定制之時務斟酌其國民力地力之所勝不敢使廹盡無餘爲其後病也夫車千乘則甲士當三千人步卒當七萬二千人炊家子當萬人固守衣裝當五千人廐養當五千人樵汲當五千人法當用十萬人也而曰公徒三萬者制軍也中舉三軍之成數言之也爲車三百七十五乘爲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爲步卒二萬七千人爲將重車九十三百七十五人少于軍賦之常數復二倍統計之是制而用之者常十一蓄而裕之者常十九也又可推知其別有更休

之法而載籍闕無稽焉斯謂厚于民者歟誠如鄭氏箋丁大
適滿三軍之數即制以為軍幽民不甚也周制成方十里出
革車一乘蓋百井之地為通者十為夫者九百除公田百夫
八百家之所給也推三軍之賦其給之者凡三十萬家為力
易是以民不擾而事輯也今以公劉遷豳之民如鄭箋計之
若以上戶丁男八口率則為戶僅四千六百八十有奇以中
戶丁男五口率則七千五百戶也以下戶丁男三口率則一
萬二千五百戶也通三等之戶計之是當以十餘戶三十餘
戶出革車一乘也卒徒之役車甲之費馬牛之費糗糧楨幹
芻茭之費周制八百家所供者鄭氏且以十餘戶二十餘戶
三十餘戶當之即以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推之
則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戶其較周制軍賦孰重孰輕遠懸

絶矣孔疏羨卒謂家之副丁也無羨卒無副丁也是成丁者則麗于伍也有外事是空國而行也欲留守非婦女即老弱也又將何以爲更休乎其于王道刺謬矣朱子恭心疑其說之不可通而又未得乎確然之說以易之故寧闕而不詳也然則三單之義究奈何曰其義竊嘗私存之未敢著也周制天子六軍其賦萬乘大國三軍其賦千乘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遂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三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千乘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意者公劉始遷豳土地未闢生息未蕃即三郊之衆制軍賦三遂之衆尚未遑制軍賦也無三遂之貳曰三單歟此見公劉有利民之實心無

誇大之浮氣亦云篤也雖然集傳未詳也其詳之僭乎曰學者之于經也學焉耳旁考他經比切訓詁苟不悖先王之道焉則私備一說待教焉可也單之詁對複言之曰單盡不置餘曰單無副貳曰單

燔柴泰壇解

邵晉涵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言之實有不同鄭氏曰禋祀也三祀皆積柴實牲

體于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月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曰祭天之禮升烟于泰壇奏樂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于自然之丘烟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壇按鄭氏謂禋烟也詩生民之禋祀書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祭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以禋爲烟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尤誤圜丘止爲奏樂之所且爲自然之丘崔說不辨而破矣果如其言從壇下

掃地而祭則燔柴于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乎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于地下者是崔說有不行也陸以自然爲正使然爲泰壇是祀天與地有二也夫合於周官則泰壇未嘗有合于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陸氏不知歷代祀圜丘之說其所謂二壇者非也當以覲禮爲主而以祭法輔之泰壇雖不見他書然從古沿襲皆以壇壝爲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官之三壇同墠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柯之盟有壇鄭人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哉

旅酬下爲上解　　王元啟

蔡虛齋謂弟子舉觶非勸其長飲盎洗盞更酌以歸于其長

其長則用此往勸他人耳是說也林次崖已據儀禮較正其非近濟陽張稷若曰儀禮唯燕坐時乃有執事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語尤徹透其他所論處殊多不與儀禮相合汪武曹辨之最明其言曰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爲無算爵始兄弟弟子舉觶凡二次賓弟子止一次旅酬時長兄弟酬賓是其弟子之觶賓酬長兄弟則前此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其弟子之觶也又曰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據儀禮爲旅酬後行無算爵事中庸鄭註及朱子章句皆屬之旅酬者恭旅酬無算爵皆所以盡勸心而無算爵爲尤甚下大夫之禮闕旅酬止行無算爵雖曰其禮從殺要亦以無算爵所及尤廣已足以盡勸心也故旅酬無算爵並舉則各爲一事專言旅酬自

足以該無算爵若但行旅酬不行無算爵則惟大祥爲然使
此之所言不兼無算爵不且同于大祥之祭乎雖然武曹之
論亦有未合于儀禮本旨者武曹以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
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互相酬長兄弟酬賓分旅酬爲四節考
特牲饋食禮旅酬但有二節其一曰賓酬長兄弟其下則有
長兄弟酬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互相酬二事其二曰長兄弟
酬賓其下亦有賓酬衆兄弟衆兄弟及衆賓互相酬二事古
文簡盇互見之故張稷若儀禮句讀以前一節爲旅西階一
觶後一節爲旅阼階一觶及後二觶並舉爲無算爵今分旅
酬爲四節則似以長兄弟一酬賓旅酬之禮已畢不復行下文
所云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音遍皆爲衍說又謂此主人酬賓
兄弟弟子酬長兄弟皆止曰酬不曰旅酬自賓酬長兄弟以

後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此以下乃謂之旅酬鄭註云旅行也受酬謂受行酬也朱子訓旅爲衆則似自左受衆於義難通蓋朱子但據中庸爲訓未及校覈儀禮原文故有此失當從鄭註訓行爲是其曰下爲上者何也孔穎達據少牢儐尸禮謂旅酬時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反爲上蓋謂導飲之禮卑者先長者而行事故曰下反爲上爲字當讀從本字若讀去聲則仍是代長者酌酒且是崇長之義不見逮下之恩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戴震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

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中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數自前朔距後朔二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

有之其為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于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戴　震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掌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為正鄭下從）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為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為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

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于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與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一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于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

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本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攷工矛制解

陳澧

廬人爲廬器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酋夷長短名記言

矛之長短以著秘全體度之鄭注不詳其制說文解字云呂會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象象形者象立矛之形也書牧誓云立爾矛盜矛有四隅其刺屈而下垂故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其三隅者謂之厹詩秦風云厹矛鋈錞毛傳厹三隅矛也按說文云内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爾雅狐貍貛貉醜其足蹯其迹厹按三隅矛立之如獸足履地因藉以爲名也矛之隅形圜而銳故謂之刺兵攻工記云刺兵欲無蜎鄭注刺兵矛屬記又云刺兵摶鄭注摶圜也淮南時則訓云孟春之月其兵矛高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是也矛之爲用取其直故記云刺兵同强舉圍欲重重則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鄭注操重以刺則正刺兵堅者在前賈疏刺兵欲得麗而勁則手穩也左氏哀十年傳云冉有用矛于

齊師故能入其軍尉繚子制談篇云殺人于五十步之內者
矛戟也矛之建於兵車者鄭風云二矛重英二矛重喬鄭箋
二矛酋矛夷矛是也今人用以制船者俗謂之鐵貓焦竑俗
書刊誤云船上鐵貓曰錨錨同卽今船首尾四角叉用鐵索
貫之投水中使船不動搖者俗讀若茅茅苗音別其用一也
艫謂當作鐵矛卽矛之遺制俗人不知妄用聲近之貓既無
取義且更造錨錨字謬矣鐵矛亦謂之鐵十字留青十札云
鐵十字卽鐵貓可以矴船艫萍浮南北見船上鐵矛間有三
隅者當卽厹形又營中制帷幕亦用鐵矛謂之鐵蒺藜或謂
之鹿角蒺藜鹿角皆言矛之形相似也蓋古之兵器單刃而
旁出者謂之戈故訓平頭戟戟刃而旁直出者謂之戟故訓
有枝兵三刃而旁出下垂者謂之厹故訓三隅矛四刃而旁

出下再者謂之矛則今所謂四角戈矣戴東原嘗著攷工記圖解程易疇教諭著通藝錄于諸名物反復討論而于矛未詳言之爰作矛制解

青浦王昶德甫輯

解 問答 對

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一　戴震

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即稱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極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莫之能述羣說紛馳私臆凹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半夜在正北極下（子正位北）是為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卯正位東）是為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午正位南）是為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酉正位西）是為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

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古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為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為西游所極此璇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

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二　戴震

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為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正北北極為中北極璿璣環繞而成之規均分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璣起正北子位是為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漸古度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正丑位是為建丑立春過寅宮雨水爰正寅位是為建寅驚蟄過卯宮春分爰正卯位東游所極是為建卯清明過辰宮穀雨爰正辰位是為建辰立夏過巳

當小滿躔正巳位是為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躔正午位（南游所極）是為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躔正未位是為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躔正申位是為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躔正酉位（西游所及）是為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躔正戌位是為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躔正亥位是為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復正子位（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斗杓所指處夏迄今已差兩次也

律寸解

錢塘

史記律書言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又曰黃鐘長八寸十分一漢書則言黃鐘長九寸小司馬謂漢志用九分之寸劉歆鄭元皆以長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夫漢志明言度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

寸則劉鄭二子之說是矣小司馬何以謂爲九分之寸也曰小司馬之言本于律書律書之法本於黃鍾之實大極元氣函三爲一行于十二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長一寸二書所言皆同是律之分寸惟有九九爲三三之數律之寸以此終則寸之分亦以此終也然而律終于九數則終于十以數命律而至九遂終其名既易惑且夫律之純者惟三而不純者有九分寸而皆以九御則其法不同必屢變而後可求未可云簡易也是故二家各以一法通之史記以十爲寸則益其寸法漢志以十爲分則損其分法史記之寸非律寸也而分則是故曰八寸十分一九九八十一漢志之寸即律寸也而分則非故長九寸積九十分蓋史記十其分法爲寸法而漢志以其寸法十之一爲分法

如是以求分寸可無變法矣此其數即具于生鍾分生鍾分
之上數十一三之之數也故間辰而得九黃鍾以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分十爲寸則分
從寸即十其分法也小分十爲分則分自減即十分寸之一
爲分也其于十一三之之數竊有變革哉升分爲寸降寸爲
分而已矣夫數間辰而得九故升降之而成十也或曰漢志
之分寸本之度黍史記何所本歟曰亦本度黍也漢志衡度
之而史記從度之黃鍾容千二百黍九十分爲律寸則分容
十三黍三分一此衡黍也八十一分爲律寸則分容十四黍
二十七分二十二此從黍也何以明之各置其寸分爲實千
二百黍爲法法除實得八十一分之六十七分半而容千黍
通之而知黍之廣復得九十分之七十五分而容千黍通之

而知黍之修各以黍之修廣通其所容之黍必各滿一分則度黍之從衡見矣黍廣得修十之九故九黍而常盈一黍以之度律即九分而常盈一分是故從黍之八十一分即衡黍之九十分蓋不煩言而可喻也吾于是知以黍之厚為律徑則適得圍三徑一矣厚必不如其廣則以九十分而當八十六分徑得三十分之一則三黍之厚也以圍九黍率之非三分一哉特徑非黍之廣耳其數亦具于生鍾分古以生鍾分上數為圍徑之通率故圍九則徑三今取徑前二辰之合數以減徑數先十其圍徑而後減之餘以為積徑之數則圍二百七十分其徑八十六分即三十律之圍徑也三十律之圍徑定一律之圍徑定矣然則方積之與員積即生鍾分之八十一分六十四乎我恭驗之周鬴積千寸受六斗四升升除

斛得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爲一升以八十一爲方率六十四爲員率則因升法而得員積復因員積而得升法六十四與八十一之所乘皆成百萬然則千寸者八十一之所乘故以六十四除之而得升法也升固方斛亦方斛當除之而方非乘之而方也則奈何曰八十一本奇數而爲方率六十四本偶數而爲員率此方員互變也然八十一亦爲員法以如之而得員也六十四亦爲方法以如之而得方也則方員固未嘗變矣且斛以百萬爲積分則不必更求員何者求員必以斛積乘六十四求方必以員積乘八十一所得皆六千四百萬也特其除法有八十一六十四之別耳以六十四除六千四百萬非百萬乎然則前必乘之而爲百萬者分一斛爲六十四升之故今必除之而爲百萬者合六十四升爲一斛

之故斛之員積所乘成六千四百萬故斛受六十四升猶升之員積所乘成百萬故六十四升爲一斛求方積以方率乘之方法除之猶求員積以員率乘之員法除之也暈之必方以此夫黃鍾爲萬事根本律度量衡于是乎出算家或未之達也故備論之

生鍾分未二千一百八十七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合爲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即史記寸法子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內去三百十八分七存一千九百六十八分三即漢志分法又子一丑三合成四寅九卯二十七爲圍三徑一十乘之以四分去九十分存八十六分爲三十一律積徑三十除之得二分八釐六毫三分二即一律徑孚嘗測圓器圍八百十分徑二百五十八分即十乘卯數去丑寅合數也皆

與祖冲之密率相近從周髀爲方積則以八十一除六千四百萬得圓積七十九萬分不盡一萬分借周髀爲圓積則以六十四除八千一百萬分得方積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以古斛法相求則乘皆百萬除得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分不盡六百四十爲圓積其一則古斛積也文中不及詳故附志之

居喪釋服解義

汪中

居喪釋服之禮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一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晉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去

獻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繼于惠懷故假居喪卽位之禮行之其天子錫命諸侯之正禮固如此也三也曲禮旣葬見天子曰類見四也又言諡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大夫爲君三年見于天子則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並聘六也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七也又聘君若薨于後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注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賈公彥云其行正聘享則著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八也聘禮又云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反命出公門釋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門說齊衰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服問惟公門有稅齊曲禮正義引熊安生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杖齊衰則

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凶服十一也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十二也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于君大祝大宗大宰皆裨冕十三也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十四也檀弓弁葛絰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十五也喪服小記雜記祥祭朝服既祭乃服素縞麻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喪釋服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喪禮將葬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三也雜記含者委璧于殯東南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正義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四也又宰舉璧與圭則上介賵執圭將命宰亦朝服也五也其率是禮而行之者漢書律歷

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
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喪以冬至越紼祀先王
於方明以配上帝一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即
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太史大宗麻冕彤裳二也春秋
傳隱公元年三月（惠公之喪下訖元二年以意求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
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四也是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
翼子為父臣為君皆斬衰三年會盟皆吉服五也三年三月
平王崩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六也桓公元年公即位
與顧命同桓公弒兄自立猶用遭喪繼位之禮故書即位七
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八也四月及鄭伯盟於越九也二年
三月公會諸侯於稷十也七月杞侯來朝十一也九月公及
戎盟於唐十二也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

公會齊桓公於艾十三也莊公十二年八月宋弑閔公十三年春宋人會於北杏十四也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十五也僖公元年會諸侯於檉臣不殤君閔公祔廟成喪十六也九年三月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于葵邱十七也九月晉獻公卒十一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十八也十二年十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於鹹十九也十七年十二月齊桓公卒十九年冬諸侯盟於齊孝公與盟二十也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二月成公會諸侯於洮二十一也二十六年正月衛甯速會魯莒盟於向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二月昭公與晉盟於斂盂二十三也五月昭公又與諸侯盟于踐土二十四也冬又會於溫二十五也五月陳穆公卒冬共公

會於溫二十六也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閒一歲文公
元年襄公朝王於溫下言五月圍戚則此在四月以前猶未
大祥二十七也文公元年公即位二十八也四月王使毛伯
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公及得臣皆當禫冕二十九也
三十也二年三月公如晉及陽處父盟三十一也公孫敖與
盟於垂隴三十二也六年八月晉襄公卒七年八月趙盾及
諸侯盟於扈三十三也十四年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十五年
夏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三十四也宣公元年公
即位三十五也六月公會齊侯於平州三十六也宣公喪娶襄仲如齊聘其事非禮故不數之
元年十月匡王崩三年春不郊而望三十七也
八年六月敬嬴薨九年正月公如齊三十八也十年四月齊
惠公卒冬國佐來聘三十九也成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也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四十一也二年八月衛穆公卒三年十一月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十二也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四年春華元來聘四十三也五年十一月定王崩六年六月邾子來朝四十四也六年六月鄭悼公卒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如晉四十五也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於戚四十六也十一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於鍾離四十七也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仲孫蔑會諸侯及崔杼盟於虛朾四十八也襄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九也夏又會諸侯之大夫於鄫五十也九月簡王崩邾子來朝五十一也冬衛使公孫剽來聘晉竝受之于廟五十二也晉使荀罃來聘五十三也二年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五十四也冬又會於戚五十五也其年七月叔孫豹聘於宋

五十六也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于戚五十七也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叔孫宿如晉五十八也七年秋又如衛五十九也十年冬盜殺鄭子耳於西宮之朝十一年九月鄭使良霄如楚三年之喪期不使此未及期六十也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六十一也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按位無定名朝祭喪賓皆有之此則嗣父為卿有位於朝六十二也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卒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六十三也昭公元年公即位六十四也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虢既入於鄭鄭又享之六十五也二年晉韓起來聘受聘必於廟且受玉又享之公及大夫皆當視冕六十六也又宴於季氏季氏當朔服六十七也四年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

正月昭子即位與子皮同六十八也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
十一年五月葬齊歸會諸侯之大夫於厥慭六十九也十二年
夏華定來聘七十也十二年二月鄭簡公卒夏子產相定公
朝於晉七十一也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七年秋晉使屠蒯如
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見王及祭皆吉服七十二也定公元
年六月公即位七十三也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拔七十四也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
諸侯於召陵五月又盟於皐鼬七十五也五年六月季孫意
如卒六年夏季孫斯如晉七十六也哀公元年公即位七十
七也二年二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七十
八也三年季孫斯卒既葬康子在朝七十九也以上皆居喪
釋服而金革之事不與焉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三十三年四月未葬襄

公與秦師墨衰絰喪大記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軍禮變服有此二條若禍及禱則亦吉服於是中爲之解其義曰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然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寡婦不夜哭奔喪哭辟市朝君使人弔主人迎賓不哭君視斂主人見馬首不哭徹大斂奠設朔奠婦人拊心不哭公史讀遣主人主婦皆不哭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凡封大夫命婦哭士哭者相止也大荒哭不踰日有疾飲酒食肉七十者飲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君命遺之酒肉則不敢辭古之居喪者惟御內爲不可假故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爲加人一等至于哭泣飲食皆可通也則夫衰麻之有時而可釋焉宜矣弔于人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一日之喪也故雖天子諸侯有弔服釋服斯

須之敬也故既事而復故君有臣民之憂疾則問之喪則臨
之適柩於路則使人弔之故冠絰衰屨皆入公門當事而君
至主人不變其舉以禮神合瑞故雖含必前吉祀考與死者
爲一體故天子於諸侯獨祝殯釁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喪不祭神人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喪
以接神則變喪服衰于始死故后之喪雖嘗禘郊社之祭猶
饗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之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
有國者不以人之死爲諱故朝聘而終以尸將事賓禮不可
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于國其聘享自若吉也此所謂人
道之至文者也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若有
可以不釋者則不釋之矣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
見曰斯禮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

子表微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解鄧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暢天子諸侯卒哭除喪諒陰終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即位之疑

婦人無主問答

汪中

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答曰謹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傳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禮記男男尸女女尸虞卒哭祔練祥禫皆男女別尸別尸則別主虞卒哭祔婦人既有主矣公羊傳練主用栗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

問易用栗祥禫之祭婦人猶有尸而於練不爲作主斯不然也埋其虞主而不作練主斯又不然也自練至毀廟惟一主然則婦人有主明矣祔禮之見於雜記喪服小記者婦祔于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公子公孫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亡則皆中一以上而祔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始來仕無廟者夫卒而祔於其妻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所祔者無主於廟則後之虞主於何而祔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穀梁傳文公二年正義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祭訖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據也問曰吉祭婦人何以無尸也答曰謹按少牢饋食禮筮尸之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饗是婦人與夫共筮一尸非無尸也吉祭雖止男尸尸既孫行其體於祖父母則一斯不必更象以孫婦矣鄭注司几筵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中同几精氣合是其義也中又論之婦人之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若並筮二尸其為夫婦不可必知交錯室中於是為褻在于禘祫尤不可行故援爵謚從夫之義不立女尸至於主則無嫌也其有異宮若周祭姜嫄嚳祭仲子亦必有尸矣

方苞侍郎家廟不為婦人作主以為禮也中謹據禮正之

如此夫生則共事宗廟沒乃不沾一食葬而不祭旣餒其母祭而不配又絫其父於五刑莫大之罪益無所逃焉其爲不學又不足言矣

廣陵對

汪中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不曾稱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嘉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諳於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諗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瞀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閱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

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崑崙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於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次廣陵以入於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於噗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撫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擧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危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

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荆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既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族盡殄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興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三宮在難諸鎮不務衛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嶷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滔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波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既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

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逭趨洛陽而覬金陵王氣固忠臣歟
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刼海內莫不聽
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
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
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順李問
之曰欽祖擢自行閒典兵宿衛受周厚恩乘主少國疑倒戈
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纔兵守覺城孤援絕舉
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
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
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
忠盛于張巡守堅於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

當明季世流極滔天南都草擬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攘羣醜督師閣體賢節士彥舖之外抗　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於其間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

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郗公名德雅望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歟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歟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豈謝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予其有以語我中日蔡灝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彿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

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厲賊帥臣厚索稟賜作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大濤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膺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驅授首餘黨悉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境卻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符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附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諡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爵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擒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

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鎭恐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偏敗衆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闔土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淸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楚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與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協心陳蕃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

斷謀之與遂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匪
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謀盡心翼衛
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
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逃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
始以色升浸成驕横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
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既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
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
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横江主帥既戕官軍屢衄而肘
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黄巢
豨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蠭起跨州連郡唐
之政令不復行於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
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既奮賊遂走

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于位諸侯宗周其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宁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辠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講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甯用兵再進吾口諫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于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于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於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閈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畧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

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宋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策謹錄爲是篇